



援藏
记事 ③

中秋吃螃蟹

□三皮

转眼到西藏已是两月有余，我逐渐适应了缺氧和干燥，适应了食堂杨姐的麻辣川菜，被紫外线烤得外焦里硬，加之体重轻了四五斤，自我感觉还真有那么一点藏巴汉子的味道。9月19日是中秋，贡嘎已经很凉爽，早晚要穿厚外套。宁波还在经历百年一遇的高温，据说每天都是烧烤模式，烤得护城河水都快干了。中秋休息在家的妻子和儿子，他们两个人不知会烧些什么好吃的？秋季开渔后，海鲜大量上市，透骨新鲜的鱼虾、肥美的螃蟹、各种各样的壳类，随便水煮或清蒸都是至上美味，想想都流口水。贡嘎毕竟不是拉萨，偶尔几次杨姐买了蔫不拉叽的带鱼来，也被花椒、辣椒掩盖了鱼味。物质第一，思念正是从肠胃开始的。

下午两点的航班，有江苏的客人来，带了两箱阳澄湖大闸蟹！所谓的千里送鹅毛就是这样的吧，让人感动得一塌糊涂，何况是应景的螃蟹。送到食堂时，杨姐瞅着被细绳捆得结结实实的怪家伙，正在为难，说这个东西怎么整啊？闻蟹而去的我，自告奋勇地说，杨姐，我来。

那天团委正在张罗“欢乐一家亲，公司月更明”的主题活动，藏汉员工及家属包括我们四个援藏的都参加，食堂安排会餐。我想露一手给他们看看。好几次聊天时说起我在家做饭，会做啤酒烧鸭、浓汤牛肉，因为儿子爱吃；会根据鱼的不同特点，决定清蒸、红烧还是铁板烤，因为老婆爱吃。他们总是不信，扎西说，波哥你吹牛吧，而老沈通常是微笑不语。男人做饭好像是沿海的特色，

他们自己不做也不相信我会做。

那两箱蟹壳青色、满腿金毛的螃蟹又大又肥，只是经过两次飞机、四千公里的颠簸后看起来有点疲惫。我一个个检查，确认它们是暂时缺氧还是已经挂了。死了的大闸蟹是不能吃的。我想好了，等下来个螃蟹双吃，一半清蒸，一半用豆豉焗。清蒸的简单，把螃蟹倒在洗菜池里冲洗干净，清蒸即可。豆豉焗蟹麻烦一些。杨姐不肯杀生，我只好亲自动手，先在蟹掩上方捅一筷子，然后再解开绳子，洗净了对切。豆豉用肉末、葱姜、酒等拌匀、调味，把对切的螃蟹倒笃放在上面，等下放锅里大火烧。

主题活动下午四点就开始了，公司领导致辞，对全体员工能够长期在高原坚守岗位和援藏人员能够克服高原缺氧、万里迢迢支持边疆建设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当说到在这个本应阖家团圆的节日中绝大部分员工无法与家人团聚时，五大三粗性格泼辣如同汉子的办公室主任陈姐眼圈红了，她的孩子自襁褓起就留给河南的姥姥照顾，上学之后像只小候鸟一样只在暑假里接来同住一段时间，作为一个女儿和一个母亲，她的思念在这个敏感时刻急速酝酿着寻找突破口。运营部的王经理也低着头。公司里一半多的员工都是内地抽调过去，中层以上的干部几乎都在这里工作了七八年，甚至更长。有的家属在内地，一直两地分居着，有的是在这里成家的，但所有人都把孩子放在内地。阖家团圆对他们来说很不易，且短暂。斯总、格桑书记打电话向值守在各支线机场的员工进行了慰问，阿里的洛桑、林

芝的小陈、日喀则的索朗，都是一个人，比起他们，我们的中秋夜热闹多了。座谈会上，大家更多的是聊工作，聊对公司未来的展望。对于汉族员工来说，思乡的阀门还是紧紧关闭的好。在热烈的拔河比赛和篮球比赛的间隙，我去食堂蒸了螃蟹。

会餐开始了，早先摆上的都是杨姐的老三样，拍黄瓜，辣油猪耳朵，肥肠。当我把两盆螃蟹端上桌时，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清蒸的色泽油亮，豆豉焗的葱香扑鼻。扎西惊叹，波哥波哥，你的菜太好看了。我笑着说，不只好看哦，还好吃呢。几个新招的藏族员工都是当地人，从没出过西藏，螃蟹这东西，对他们来说实是稀罕之物。怎么吃？我只好拿过一个作示范，先掰掉蟹掩，顺势掰开蟹盖，挑出蟹黄里的砂囊，剩下满盖子的膏，满口生香。吃完盖子，再把蟹身上的腮去掉，对半拗开，本来是想学儿子演绎一下拆蟹的功夫，可是怕扎西他们在身后狂掉口水，再说我本是粗人，螃蟹都是咬嘴里嚼嚼吐掉的，所以就对他们说，就这样咬吧，嚼成渣吐掉。老家江苏的胡哥说，看来你就是买办兼厨子，不是食客，这样的吃法糟蹋了这螃蟹。哈哈，在藏地，如果像丰子恺老先生一样细剥慢品，未免有做作嫌疑。来来来，我们趁热吃，好东西不在乎吃相。

九点多回出租屋时，迎面看见初升的月亮，在稀薄的空气中显得分外清冽，分外明亮，近得似乎触手可及。手机振动，是老婆的短信，“你那边的月亮是否更大些？”我拍了照片发给她。回到屋里和老沈、唐哥继续喝茶，吹牛，凌晨两点才睡去。



旅法
漫笔

路边的蒲公英

□碧水

像一团一团小小的山花，像一枚一枚细细的衣针，路边的蒲公英从石缝间探出脑袋，亲吻我匆匆前行的脚踝。是惊喜，是惊嗟，还有淡淡莫名的惭愧。

幼年时，采过蒲公英；少年时，读过蒲公英的文；成年后，听过蒲公英的歌。如此熟稔的蒲公英，竟不知蒲公英生长的季节。

之后的逛街，不时能遇探头探脑的蒲公英。它们多长在背阳阴暗的墙脚，突兀的墙沿遮挡了雨水，它们的叶片因枯萎而失去广泽；有些蒲公英因路石的贫瘠而没有片片绿叶，然而它们的茎显得坚韧，显得苍老。大西洋吹来的季风，摇曳着路边的蒲公英，仿佛是盛情的邀请，季风将携蒲公英去远方旅行，它们的小雨伞有些离开花萼，有些依然拥抱着花萼，蒲公英的小雨伞散了骨子似的不再圆满，而它们的根像似柔软而坚固的筋条，像似柔中有刚的藤蔓，深深埋扎在狭隘的石缝间。季风携带脱离花萼的冠毛，飘落在另一处墙脚抑或在大地扎根；而依恋花萼的冠毛则是紧紧拥抱，合着季风的旋律唱着生命的赞歌。

再见蒲公英，是在翌年的早春二月。那时的蒲公英像是一把把伞，点缀了青绿的田野。圣母院公交站旁的花坛，长满了蒲公英，一个个带着冠毛的小圆果，撩逗人心，等车人或多或少注视着它们。那天，一男生摘了一朵递给一女生，自己再摘了一朵，各自拔下茸茸的冠毛，仰头而吹，咯咯笑声随着冠毛飞向远方。多么相似的蒲公英之嬉。在家乡，童年的我不是如此吹飞蒲公英，放飞一个又一个的梦想吗？与童年玩伴放飞一朵泥矮墙的蒲公英，可谁也不知，那是一个成长的约定呢？如今看法国男生与女生放飞蒲公英，不知是否是个约定——一个成长

的约定，那可是蒲公英的约定哟。想起周杰伦唱的歌，“记忆里有味道风景”，只是这里没有校园的篱笆墙，没有操场，亦没有蝉鸣声。

这个季节，贝城多蒲公英，大地抑或路旁。皮埃尔·塞马河路贯通南北，没有墙头，没有大树，路边长满了蒲公英。出门或回归，一丛丛，一朵朵，蒲公英像夹道欢送或迎接，而大地上的蒲公英，一路望去，毛茸茸的一片，像铺了一层羊绒毯一般。似乎没有香花与毒草的区别，法国人不除草，没有人为发动拔草，更没有斩草除根之举。一年一度的修整草坪，多选草长莺飞的暮春时光。此时，穿着绿白相间荧光背心的工人，驾着锄草机来回锄草，割下的花草被输送进锄草机后的大箱子。过不了多久，那工人就会从那大箱子里取出方方正正形状的花草块料，要么放入运输车运走，要么放入附近的小木箱。花草块料可是上好的天然肥料。而削去残花败叶的草坪，一阵夏雨一阵风，又像割了一茬韭菜生一茬似的，蒲公英又抽新芽张开它们的小雨伞。

在贝城，常见环卫工手提一只吹风机，将人行道的落叶、纸屑诸如垃圾往两边吹，一边是泥地，一边是机动车道。吹往泥地的大多是落叶，落叶回归大地，土壤喂养树木，树木衍生枝叶，落叶回归土壤，新旧轮回，周而复始地循环。吹到机动车道的纸屑、砂粒则由垃圾车清扫，这样的街巷保洁，大街小巷长满了青苔、野草、野花，而蒲公英是路边植物中最多见的一种。

路边的蒲公英分两种，一是从墙脚跟探出脑袋，一是从墙壁缝探出脑袋。贝伊尔路有所小学，那校园靠路的围墙长满了蒲公英，墙脚或墙壁。有意思的是从墙壁缝长出来的蒲公英，一个劲地往上长，有些小雨伞越过墙头，难道它们是为了孩子们的约定？



总第 6171 期 配图 李海波 张海华 投稿邮箱：essay@cnhb.com.cn